

科学社会主义常识

工人出版社

科学社会主义常识

(试用教材)

工人出版社

科学社会主义常识

《科学社会主义常识》编写组编

工人出版社出版（北京安外六铺炕）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7.75字数：174,000

1984年8月第1版 1984年8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101,001—501,000册

统一书号：3007·451 定价：0.55元

导 言

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学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狭义上的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它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发展规律的科学，是直接指导工人阶级推翻旧世界、创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世界的行动指南，是我们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本书是为适应企业职工十五天左右脱产学习的需要而编写的。邓小平同志指出：“现在，特别是在青年当中，有人怀疑社会主义制度，说什么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这种思想一定要大力纠正。”中央批转的《国营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纲要（试行）》要求，《科学社会主义常识》这门课要着重进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社会主义各项原则的教育。按照上述要求，本书在指导思想上突出以下几点：第一，着重进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教育；第二，着重进行四项基本原则和四项政治保证的教育；第三，着重进行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的教育；第四，贯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第五，内容力求精炼，并具有科学性、思想性、针对性。在讲授时，要求作到联系职工思想实际，通俗易懂，有说服力、感染力。

要求通过这门课的教学，使职工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

认清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立国的根本，认清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认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要性的基本道路，提高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觉悟，提高识别和抵制“左”的和右的思想影响的能力，更加自觉地维护四项基本原则，拥护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发扬工人阶级主人翁的精神，积极参加“两个文明”建设，担负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主力军的历史重任。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1)
第二章 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	(37)
第三章 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	(68)
第四章 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	(114)
第五章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改革	(158)
第六章 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领导	(185)
第七章 我们的目标是共产主义	(219)
后 记	(240)

第一章 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第一节 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到科学

一、早期的社会主义是空想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一词怎么出现的？社会主义怎么从空想发展为科学的？

社会主义一词是十八世纪中叶在欧洲第一次出现，到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由空想社会主义者带头使用并流行起来的。那时，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和弊病已有明显的暴露，社会问题已堆积如山，出现一股反对资本主义的思潮。一些有识之士就把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和设想称为社会主义。当时，某些小资产阶级、封建贵族的政治代表、资本主义改良派以及想建立理性和永恒正义王国的人都打出社会主义的旗号，并按各阶级不同利益和要求对社会主义作了各色各样的随心所欲的解释，形成反动的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或曰保守的社会主义和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三大流派。他们都反对资本主义或要消除资本主义的弊病，但立场和目的不同。小资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是为了保存已过时的手工业行会制度和农业中的宗法经济，拖住社会前进的步伐，属于反动的社会主义；封建贵族反对资本主义是为了

复辟封建主义，也属于反动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改良派企图通过一些行政的改良来消除资本主义的弊病，以便保障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存，称资产阶级或保守的社会主义；想建立理性和永恒正义王国的人反对资本主义是为了建立没有剥削的和谐的社会主义制度，但带有虚幻性质，所以叫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

我们现在讲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简称，它不同于以上所讲的各种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与反动的社会主义，以及与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界限容易划清。下面只讲一下空想社会主义为什么是空想的和不能实现的。

空想社会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十六——十七世纪的资本原始积累和手工作坊时期，代表人物是英国的托马斯·莫尔（一四七八——一五三五）和意大利的托马斯·康帕内拉（一五六八——一六三九）。他们以文学的形式最早揭露资本原始积累中的“羊吃人”，“懒惰、腐化、游手好闲的富人”是“社会财富的掠夺者”等资本主义的罪恶，并以虚幻的形式构思出一幅与资本主义对立的实行公有、人人劳动、平等分配、安居乐业的新社会的蓝图。

第二阶段是十八世纪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时期。代表人物是法国的摩莱里（一七二〇——一七八〇）和加布里埃尔·博诺·马布利（一七〇九——一七八五）。他们幻想用法律的形式把他们的理想社会法律化。他们对富豪巨商的巧取豪夺深恶痛绝。在他们描绘的理想国里，“第一条法律就是禁止财产私有”。在那里，“人人都是富人，人人都是穷人，人人平等，人人自由，人人是兄弟”。他们主张绝对平均地分配消费品，提倡“清心寡欲、节制自足”、以苦为乐。他们的理想和主张集中地反映了破产后落入无产阶级队伍的小生产者的思想情绪，

认为只要把财富拉平就是幸福。恩格斯把这种空想社会主义称之为“苦修苦练的、禁绝一切生活享受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①

第三阶段是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已进入机械大工业，但资本主义的矛盾还没有充分暴露的时期，马克思、恩格斯称之为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是空想社会主义发展的顶峰。代表人物是法国的圣西门（一七六〇——一八二五）和傅立叶（一七七二——一八三七），英国的欧文（一七七一——一八五八）。他们对资本主义作了更深一层的揭露，尖锐指出“富人的财富来源于对穷人的榨取”，雇佣劳动制度是“复活了的奴隶制”，

“在文明制度下，贫困是由富裕产生的”，经济危机是“生产过剩引起的”，是“多血症危机”，生产无政府状态“是一切灾难中最严重的灾难”。欧文还击中要害地指出“私有财产或私有制过去和现在都是人们所犯的无数罪行和所遭的无数灾祸的原因”。“私有制使穷人贫困、无知、失业，使富人变成贪婪的‘两脚兽’”。“私有制使人变成魔鬼，使全世界变成地狱”。他们对未来的社会制度作了一些更为天才的猜测，称未来的社会制度为“实业制度”、“和谐制度”或“合作公社”。认为对人的统治应当变为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的领导，预言劳动将会“变成一种娱乐”，旧的社会分工将被自由选择工种所代替，“按能力计报酬，按工效定能力”。第一次提出“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欧文还主张消灭私有制，实行财产公有，并提出人人“各尽所能”，“每个人都随便到公社的总仓库去领取他所要领的任何物品”的思想。

^①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四〇六页。

他们还不遗余力，甚至用了毕生的精力去宣传、实验他们设想的社会主义，但都以失败告终。因为他们描绘的社会主义尽管有许多科学因素，但他们不是从社会发展规律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出发，也不懂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才是决定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基本矛盾，不是从社会化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去预见未来的社会制度；也不懂代表新生产力的无产阶级才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要依靠无产阶级这种社会力量才能摧毁旧世界，创建新世界。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不过是需要他们拯救的受苦受难的人群。他们是从超阶级的抽象的人道主义和所谓的“人类理性”出发的。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剥削、压迫和不人道，不符合人类理性。他们只知道从是否符合他们脑子里那种超阶级的抽象的人道主义和人类理性去考虑，而不懂要从是否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并且能否做到去考虑。所以，他们的许多设想和他们改造旧世界的道路仅仅是空想的。比如他们既要改造旧世界，又反对阶级斗争，而把希望寄托于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发善心、立地成佛。办法是通过他们的慷慨陈词和示范去感化资产阶级，这是一种纯粹的空想。圣西门曾多次写信向法国的拿破仑、英国的女王、俄国的沙皇、美国的总统和法国的大银行家发出诚挚的呼吁，乞求他们体察无产阶级的疾苦和支持他的社会改造计划，结果被斥之为“疯子”。傅立叶还在报纸上登广告，说他每天中午十二时在家恭候达官显贵光临解囊并共商改革大计。据说他耐心等候了二十年，还是门可罗雀，无人光临，望眼欲穿，空想一场。欧文想把从岳父手里接过的工厂办成示范乐园来感化统治者，结果惨淡经营十二年后，在资产阶级的围攻下被迫辞去经理职务。他又筹集了十五万美元到美国办了一个示范“和谐公社”，并幻想将“从公社到公社，从国家到国家，从这洲到那洲，最后传遍全球，

撒布芳香和富足、智慧和幸福”。在资本主义势力包围中，他经营了四年的公社就土崩瓦解了。他们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呼吁，一次又一次地示范，都以失败告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哪有资产阶级肯解囊赞助搞社会主义的呢？社会主义乐园怎么可能在资产阶级统治下建成呢？

空想社会主义的空想和失败主要是受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恩格斯说：空想社会主义这种“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①我们不能苛求于前人。他们在当时能对资本主义进行尖锐的揭露和批判，能对未来社会主义制度作出天才的猜测，是难能可贵的。他们不仅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而且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提供了有益的思想材料，在历史上起过积极的进步作用。我们的革命导师对他们作了很高的评价。恩格斯说：“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依靠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位思想家而确立起来的。虽然这三位思想家的学说含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但他们终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列的，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②

在马克思主义诞生后，空想社会主义的信徒还死抱着他们老师的陈旧观点，激烈反对工人的一切政治运动，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而继续求助于资产阶级的善心和钱袋。到了这时，他们就逐步变成不起任何进步作用的反动宗派了。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二九九页。

②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三〇〇—三〇一页。

二、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思想来源和理论基础

科学社会主义产生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一八四八年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

欧洲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充分暴露，是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经济条件。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愈来愈社会化了，可是生产资料仍为私人所占有，而且愈来愈集中在大资本家手中。这就不可避免地加剧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矛盾，并导致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表明：资本主义私有制已成为社会化生产力发展的障碍。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从社会化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出发，作出社会主义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的科学论断，从而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

欧洲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是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阶级基础。十九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由个别工厂的工人对个别工厂主的斗争，发展成为阶级对阶级的政治斗争。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例如，在一八三一和一八三四年法国里昂工人的两次起义中，工人公开宣称：资产阶级为自己完成了革命，现在我们也要进行自己的革命。一八三六——一八四八年，英国以工人为主的宪章运动，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资产阶级政权。一八四四年，德国西里西亚工人起义，明确宣布反对私有制社会。虽然这些运动都失败了，但它标志着无产阶级已经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马克思和恩格斯正

是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这几次大搏斗中，发现只有无产阶级才是真正革命的阶级，从而找到了变革资本主义的社会力量。无产阶级斗争的实践提出了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要求；而工人运动所积累的经验则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科学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一个组成部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构成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它是批判地吸取了英国以亚当·斯密（一七二三——一七九〇）和李嘉图（一七七二——一八二三）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和英国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以及德国以黑格尔（一七七〇——一八三一）和费尔巴哈（一八〇四——一八七二）为代表的古典哲学的科学成果而创立起来的。就其直接思想来源而言，空想社会主义特别是十九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在亲身参加革命斗争实践的同时，十分重视吸取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并进行批判性的审查和革命的改造。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发现，提供了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灭亡规律的理论基础，从而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

三、科学社会主义与各种社会主义流派存在本质区别

列宁在《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中说：“在第一个时期的初期，马克思学说决不是占统治地位的。它不过是无数社会主义派别或思潮之一而已。……一八四八年的革命，给了马克思以前的一切喧嚣叫嚣、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派别一个致命的打击。……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

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断取得了新的胜利，社会主义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不仅马克思主义者高举科学社会主义的旗帜，也逼得它的敌人不得不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来进行反动活动。有的人并不是敌人，他们自称搞社会主义，但他们并不是真搞社会主义，不是搞科学社会主义。也有的人不是从历史唯物主义，而是从抽象的人道主义出发去理解和宣传社会主义。因此，现在仍然存在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派别，需要我们去鉴别。

科学社会主义同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是否坚持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是否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是否坚持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阶级；是否坚持爱国主义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相结合的原则；是否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领导。

我国十年内乱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鼓吹的那套假社会主义，给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带来极大灾难。它的流毒至今还未完全肃清。我们要认真学习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提高识别真假社会主义和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不能把“四人帮”鼓吹的假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混在一块来怀疑，不能把假社会主义带来的恶果记在社会主义的帐上。

胡乔木同志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一文中说：“不仅历史上存在过空想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只要离开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离开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而热衷于人道主义的抽象议论，仍然会陷入某种空想社会主义。这种历史唯心主义的空想，不同于从前的曾经起过进步作用的空想

社会主义，在今天只能起消极作用。因为它散布一种幻想，以为不需要进行长期的艰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就可以或者就应该无条件地完全实现人的目的、需要等等。而当社会主义由于种种历史限制还不能完全实现这些要求时，它就有可能影响一部分缺乏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的人去怀疑社会主义的实践，干扰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常进程”。^①这就为我们划清了空想与科学的界限。社会主义是科学而不是魔术，社会主义只是提供了创造新生活的优越的社会条件，但新生活是在既成事实的原来的基础上创造的。毛泽东同志说过：“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有些青年人以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就应当什么都好了，就可以不费气力享受现成的幸福生活了，这是一种不实际的想法”。^②

第二节 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

一、人类社会是有规律地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

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是杂乱无章，人们愿意怎样就怎样，而是有它自己的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必然战胜和代替资本主义的理论也不是主观臆造出来的。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必然要发展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① 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人民出版社版 第二五——二六页。

^②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三八六页。

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生产力是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它是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是永远不会停留在一点上的。而生产力又总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中发展的，适应生产力性质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起促进作用，不适应生产力性质的生产关系，则对生产力发展起阻碍作用。生产力这种物质力量决定凡是适应生产力性质的生产关系就能存在，否则迟早要被推翻，这是一个规律，叫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的规律。当生产力发展了，前进了，原来的生产关系就不适应了，不改变旧的生产关系人类社会进步就受阻碍。这时，代表新的生产力的社会力量，就会起来进行社会变革，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即新的经济制度。新制度又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可是，当生产力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又会出现新的制度。人类社会就是这样有规律地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而这个支配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就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的规律。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是原始公社，也可称为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当时人们使用的是最简陋的石制工具和木棍，靠打猎和采摘野果为生。征服自然的能力即生产力很低，人们成群结伙地以集体方式进行劳动，没有剩余产品。这种极端低下的生产力决定了原始公社的生产关系只能是生产资料公有制，集体劳动，平均分配产品，没有剥削，因而也就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当时之所以是这样的生产关系，并不是因为人们认识到公有制好，私有制和剥削不好，而是极低的生产力决定的。当时，不实行公有制和集体劳动就无法与自然界进行斗争，不平均分配就会使一部分成员饿死，使集体被破坏，大家都无法生存。生产力低到生产的产品只能维持生存，也就根本没有剩余产品可供剥削。可见原始公社的生产关系是由当时的生产力状

况决定的。在这种生产关系下，人类才能够生存下去，并在生产斗争中积累了一些经验，例如火的使门，以及以后金属工具的出现。当时，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相适应，促进了生产力发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剩余产品，使剥削成为可能，而原始公社的生产关系也慢慢地和生产力不适应了。第一，原始公社把俘虏杀死，破坏了生产力；第二，生产力有了一定发展，还搞平均分配，分光吃净，不利于扩大再生产；第三，出现了农业和牧业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以及农业与手工业的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后，需要扩大分工的社会范围，而原始公社不能这样做。

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促使原始公社逐步崩溃，为新的生产关系所代替。当时代替原始公社的只能是奴隶制。

生产力是人类进步的物质基础，所以凡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制度就是进步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奴隶制虽然是最野蛮最残暴的剥削制度，但是在当时却是比原始公社更能促进生产力发展，因而是进步的。第一，它把俘虏变为奴隶，比杀死吃掉是一种保存生产力的做法，有利于生产的发展；第二，奴隶主占有大量的土地和奴隶，能迫使奴隶进行较大规模的生产，比原始公社能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劳动分工协作，能兴办一些较大的建筑和水利工程，使农业和手工业得到更大的发展；第三，奴隶制使一些人有可能专门从事脑力劳动，从事科学文化的研究，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这在当时是有利于科学文化和历史发展的。所以恩格斯说：“在当时的条件下，采用奴隶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①

在奴隶制度下，生产力得到了发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二二〇页。